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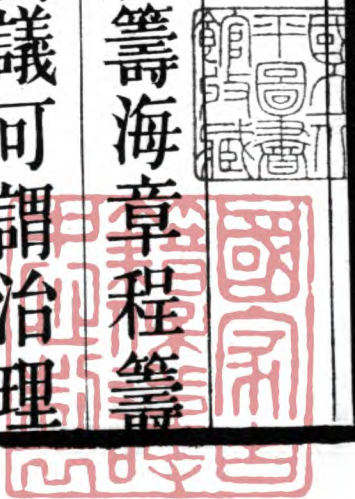
澹靜齋輶馬日記



澹靜齋巡輶百日記

澹靜齋巡輶百日記序

善政機宜頗似阮瑯嬛師撫浙辦賑籌海章程籌邊說一篇整齊明暢更似陸宣公奏議可謂治理通達心氣和平者矣昔范文正公作宰相祇是近人情蓋一事有一事之人情各事有各事之人情未悉其情於何云近此在平日之留心尤在臨事之虛心矣又治人治法相需而行治法固有待於治人治人亦有資於治法近年漕河諸務漸以清釐惟淮鹺之弊紛如亂絲安得近情著理平心靜



澹靜齋集
氣如執事者治之也又治大事者不徒詡清操然
未有操守不謹而可以任事者執事所至舉重若
輕不動聲色次第就理者固知本原之有在矣至
其文筆古雅似水經注亦似柳州小記則又方家
本色也

道光庚寅春二月下浣四日錢塘陳文述書於漢
上寓廬

澹靜齋巡軹百日記序

臚事蹟朗若列眉也繪形勢瞭如指掌也寫難寫
之狀達難達之情則筆端欲活紙上聞聲也以入
輜軒錄可以補循吏傳亦可宗傳嘗謂

朝廷設官者何重民事耳道員有監司之責有觀
察之稱試問所監何事所司何事所觀所察當何
事綜覈名實厥任匪輕也梅梁先生以名御史出
巡岳澧旋調糧儲三月之間足迹徧兩湖山水詢
民疾苦拯民飢溺雖所施未竟其緒而功效已彰

風采已可畏愛矣先生疏請以唐陸宣公從祀孔廟宣公奏事洞悉民隱愷切詳明知先生之學術經濟有自來也使天下食祿者咸若是官與民有不聯爲一體者哉宗傳楚南承乏瞬經三載建豎毫無清夜捫心負慚滋甚讀是編能弗悚然汗下帖然心折乎

道光庚寅九月望日桐城李宗傳謹識於成縣道署

跋後

予與梅梁大京兆先後同館過從甚疏然耳其名久矣近讀還臺記巡輶記條陳

國是體恤民情語語肫誠如流肺腑善乎籌邊之言曰昔設苗弁以束苗人今舍苗人而治苗弁其深達治體雖陸宣公無以過也治苗疆如是治天下何必不如是有治人無治法顧人不易得耳然得人之法先操守次設施體立用行古今莫易梅梁爲人循循儒素繩墨自守遇事不可行則抗直

不少回而平心度物既虛且細其與人又和而易親也吾知其所養深矣謹綴數言於簡末以誌景佩之忱

道光十三年八月望日濰陽陳官俊識

澹靜齋巡軹百日記

會稽吳 傑著

予抵澧州不二旬卽往勘夕陽諸垵水災歸未一旬復之苗疆查積貯銀穀歸甫及旬卽調糧儲道自受事至受代剛百日因述所歷爲百日記澧州民醇厚易率教假以時日或可除苛返樸於風俗人心有望焉任未及久而遷其能恣然於斯民乎道光八年七月二十日受岳常澧道篆於長沙二十一日得中丞檄命赴苗疆查盤銀穀因向方

伯假舊牒觀之知辰沅道庫存二萬金曰儲備銀
兵備堂之鳳凰乾州永綏古丈坪四廳暨保靖縣
分貯穀四萬五百八十石曰儲備穀苗倉別貯盈
餘穀一萬七千九百餘石曰積貯穀廳縣司之兵
備董其事前兵備數公因公借糶僅有虛廩中丞
微知之翟靜軒兵備聲煥補苴罅漏以穀運貯廳
縣訖聞於中丞中丞令予復視之

二十二日康蘭皋中丞

紹鏞

招予往言苗疆戡定

控制撫綏傅重庵廉使之功不可沒所設屯防訓

練教養事宜罔弗盡美後人經畫不善從而訾之
此與南河之議黎襄勤何以異耶

二十四日晨發館白箬鋪宿寧鄉縣

二十五日館滄水鋪宿益陽縣

二十六日宿龍潭橋

二十七日宿龍陽縣行館有水木芙蓉程春海學

士恩澤題曰雙芙蓉館緣石磴上有小亭臨池春

海取杜句臨池好驛亭顏之室後有板橋

二十八日至白沙渡河飯舟次宿武陵縣朱樹卿

基聞予任湘南以詩四章爲賀云福星高指洞庭
來驛路花縈畫轂開三度

主恩持絳節十年公望重金臺樓頭徧覽湖山勝
部下還收屈宋才恰好板輿迎八座蘭香深處詠
循陔五花驄馬看行行給諫聲華冠列卿薄海共
傳封事稿

至尊親記直臣名門牆已築翹材館衢路都懸進
善旌曾薦先賢從 廟祀吳公眞不愧公明經濟
文章一手持頭銜原重古監司殿前丹展文饒疏

江上青峰大厯詩地近仙源民俗厚心依

帝闕馬行遲他年南國聽輿頌好詠甘棠作竹枝
報恩無地感恩同話舊猶偕陳仲弓經世業原兼
外鎮入都人共戀春風鷓鴣借樹身逾遠雕鷲逢
秋氣未雄曾是文翁敷化地願公來更作嚴公譽
雖過甚而愛之實深惟有慚覲而已

二十九日宿大龍驛郵程六日官牘全集以時批
答弗敢滯

八月初一日晨發不數武大龍驛民李蔣章等數

十人焚香執牒訴稱餉鞘過境弓兵高卧不巡更
召市民代役里正假几案杯盤民以爲苦予爲檄
武陵縣革除晡過鼇山市市界澧州武陵安福間
多草竊里正庇之市民李玉先等聯名投牒予停
輿野店召里正嚴訶之婦豎環聽歡然夕宿清化
驛

初二日澧州盼雨甚先夕雲陰四合猶未雨也漏
三下卧聞淋浪聲喜甚披衣秉燭檐溜如繩辨色
卽行途中木棉陡長菸葉怒生野老翻犁藉尺澤

之濡播種蕎麥歷三時許雨漸微午晴入城假試
院卸裝天無片雲旭日晃朗以未時入署署有東
西古柏各一圍皆數尺陰覆數丈在西者自根卽
分爲三相傳爲東柏擬分守之表率西柏肖三屬
之拱向云

初三日批大龍驛民李蓆章等詞云餉鞘過境弓
兵遵例巡更人數不敷縣令撥役協助毋累居民
几案杯盤公館皆具取攜甚便不得派及閭閻此
後永行禁革

初四日閱城兩吏負 敕印隨東曰滌繡門北曰清風門西北曰金牛門西曰澹江門南曰宴澧門有小南門則自東至南適中處也城長八里周遭一千四百六十七丈二尺高一丈六尺修於乾隆六年雉堞森然金湯在目

初六日聞湖北潛江潰隄災民順流至龍陽縣之西溪索食商艫有攘奪者乃檄龍陽尹鈐束流亡并籌資送之法

初九日作書稟 家大人請就養

初十日鼇山市界聯三邑草竊恣行予於入境時嚴詰里正復屬澧州牧武陵安福兩縣尹遣隸巡界首杜其奔竄因思去盜先去窩繩隸卒以賞罰州東順林驛接壤荊州亦逋藪也并示禁之

十一日澧州木浪垸夜鶴垸烏衣垸熊家垸大池垸被水有年累緩征賦州牧以積水告請除糧額中丞檄多閩峰太守

瑛

視之太守告如前中丞以

爲即使沮洳亦應疏導何忍萬頃膏腴淪爲澤國事下藩使裕東巖方伯

泰

以中丞意移牘來州牧

前因除額不得牒請緩征亦爲方伯所駁

十二日嘉慶十一年澧州夕陽垸在巨浸中奏除課額廿年來又成平陸垸民市地互訟中丞欲復科屬予併勘焉

十三日方鐵珊

廷瑚

以所作陸宣公從祀詩文書

後語見寄

十四日岳州常德二郡多穿窬有包方者釀錢擊柝陽護居民賂者畫牆作記不與必竊之館人聽其賃居以分餘潤且有士子甘心參賊者因列示

九條嚴檄申禁與里正捕役約徇縱必懲獲者倍其賞

十五日雨旋霽乘月微行衢巷晏如漏三下歸十七日出澌繡門十七里過津市二十里至白洋隄閱夕陽垸溝塍刻鏤稔黍滿畦二十年前澤國也愚民據官荒爲己有不復額訟且日繁雨甚晡後往勘熊家垸乘竹輿行仄徑垸北蔡家灣垸東李家灣隄身潰口水與垸平舟楫縱橫絕無廬舍夕宿白洋隄

十八日至鄭王垸喚渡覓木浪垸不可得舍舟遵陸居民指水中地乃木浪舊址也循隄行隄身殘毀如蜂房水深尋丈有十餘戶築舍隄上捕魚爲生斜對大池垸波光浩渺四無人煙返鄭王垸憩永鎮河輿行二十餘里達夜鶴垸界沒於水者凡六千餘畝蘆葦彌望淺處洲灘水涸時略可藝草有北民垸居人請開古港往視之港在夕陽廢垸內開鑿工鉅且大圍官垸當沖是以鄰爲壑也因諭止之歸宿白洋隄

十九日拏舟入烏衣垸雨作沐雨坐舟中水深處或數十尺泝流上下但見洪濤澎湃而已垸東劉家灣隄以道光二年潰口隄外泔河挾上游沙石而下沙積河高垸如釜底三伏盛漲水輒漫隄修築舊防無裨水利因求會家港班竹港洩水故道老農示其處會家港水狹如溝夏流冬涸復至班竹港阡陌縱橫蒔禾藝黍故渠則湮塞久矣欲開二港疏水道工重費繁且農服先疇安可使之蕩析而港外窖口三汊腦諸處節節阻制人力不能

施也古人平繇行水隄堰之功利賴百世予乃一籌莫展哉愧甚愧甚晚宿白洋隄

二十日復勘上夕陽垸下夕陽垸丈得淤高田四千餘畝民憚復科以無力築隄爲詞且曰遭雨後恐國賦無出耳予循隴周視高阜屹然似無淹沒之慮因召耆老數輩屏人告之皆曰公言是此地日淤日高夏潦不足患也予遂出諭眾庶曰若輩私墾官荒有田無稅三尺童子皆得訟汝欺隱之條律不汝貫若復糧額以杜訟源高枕無憂矣舊

隄基址量力修之保障垸田官不爾禁設溝異漲田穀不登何難請蠲緩勿以此撓成議僉曰唯升輿有請開白洋河引涔水東入者予笑曰此又以鄰爲壑之故智也叱退之晡入城

二十三日以木浪五垸積水狀上書中丞請緩征課略曰某不才不能衽席垸民愧悚曷極五垸災黎捕魚刈草僅免餓莩惟明公軫其倒懸而恤之幸甚幸甚又曰木浪緩征年復一年望水科糧徒事敲扑勢必終予豁除但

國課有虧農部又議其後茲者夕陽兩垆幸成沃壤此復額彼豁糧庶不以虧課遭駁夕陽復額某請以身任之冬春可報命耳

二十四日致方伯書亦如之

二十五日又得方伯五百里檄以屯田旱災屬予勘視屯田爲辰沅道所司號曰鹽糧經費昔重庵傅公手定苗疆士民樂輸收田十五萬餘畝以十萬一千七百餘畝屬辰沅道爲鹽糧經費之需召佃納租守備千總把總外委董其事曰屯備弁設

屯丁七千授田耕守訓練之事屯備弁督之設總屯長四十人散屯長一百六十人司租耔出納之數練勇千人有月餉苗兵五千有口糧皆於辰沅道取給經費租耔乃屯弁俸錢屯長餼廩練勇之馬乾藥鉛苗兵之口糧犒賞及碉卡歲修義塾膏火所自出也額租歉收紕經費儉歲取盈又不可乃致書靜軒兵備具冊籍來期以徧勘再謀緩征二十七日至澧陽書院梧柏參天際廳事三楹屏刻朱子白鹿洞規堂三楹中奉

至聖先師栗主院長居其旁庭前老桂作花奇香馥郁東三楹庖廚西三楹祀

文昌課日學官所憩東齋十七楹西齋十七楹生徒居之

二十八日雞鳴起戒塗饘清化驛過鼇山市市民李玉先等數十人焚香環跪曰竊賊伏藏村居安堵我公示禁之力也已以所頒示勒石矣日薄至大龍驛居民百餘人扶老攜幼崩角輿前日月來餉鞞絡繹鈴柝相聞不以民代役矣苛派悉絕微

公之力不及此肆皆懸綵婦子手執爆竹迎輿然放歡聲若雷擁輿幾不得行謝之始去宿大龍驛二十九日晨發市民環跪送予請刊碑示禁卽給示焉宿武陵

三十日晨發三十里河泐塘野屋數椽有亭翼然顏曰青雲十里館陬溪四十里由呂鎮渡河宿桃源縣

九月初一日三十里白馬渡渡辰河三十里館鄭家驛六十里宿新店驛仄徑蛇旋無平不陂

初二日沿山徑行二十里太平塘桃源縣老民龍仲達奔訴湖北監利縣流民四十餘人入室毀器皿坐卧不去輿中無公牘急書片紙屬桃源縣尹驅逐之三十五里峭壁插天羊腸一綫是爲辰龍關二十五里宿界亭驛

初三日山行七十里宿麻底驛

初四日山行三十里至馬連峒天梯石棧宛然劍門小憩陶飯鋪四十里宿辰陽驛帶水一條遙對城市乃辰州府也

初五日八十里饋船溪驛陰霧迷眸大石鋸齒奇險過蠶叢輿夫一步一踣旱無麥禾村氓刈葛根以食四十里宿辰溪縣途次蕎麥暢茂以近水可溉也

初六日五十里至李家坪屬麻陽縣時苦旱詢市人云災黎多攜家覓食貴州銅仁郡秋去冬歸糧價倍昔年幸販米者至得不更昂三十里宿濫泥塘縣尹爲胡修展鑑同年治邑有聲別十七年矣初七日三十里饋巖門鎮雉堞森然兵卒環列鎮

算總兵麾下後軍守備駐之三十里白羊峭峭有倉貯儲備穀二千石驗視無缺二十里蘆定關入鎮算城城合鎮溪所算子坪得名今鎮溪所分隸乾州鎮算之稱專屬鳳凰廳矣行館乃重庵傅公建以試士者額曰梯雲初地

初八日靜軒兵備來以田租緹額爲慮予曰寬一分民受一分之賜鳳凰廳屯備弁屯長皆來謁予諭之曰催租若職也若知今歲旱歉乎貧佃鬻牛販兒女督之過急非鹿鋌卽雉經矣汝違予言自

詒伊戚皆諾諾去勘災盤倉二事芴若治絲分任乃理因屬胡修展明府往永綏諸餅谷太守往古丈坪保靖縣鳳凰乾州二屬旱最甚予親任之并盤城村儲積穀數亦鳳凰多也晡後至辰沅道廨盤儲備銀二萬兩如額

初九日赴西倉盤儲備穀八千石無缺因念茱萸節昔人以催租吏敗詩興今乃唱籌數米俗不可醫蠻山滿目何處登高出視旱區滿隴秋蕎絕無枯草詢耕夫曰處暑後種蕎孔亟欲留枯草待驗

勢不能也例旱田留枯草一塊以待勘驗廣訊苗情苗人樸愿無能苗弁腴削之弗敢怨奸弁剝下自肥甚且跋扈是日見鳳凰廳苗弁宣布

朝廷威德誠以勤恤所部勿腴其生乾州廳屯備弁亦來謁以務恤貧佃告之

初十日南出靜瀾門三里冷風坳陟嶺十三里桐木坵半里許天王廟神楊姓昆弟三人廟貌分赤白黑或云宋楊業八世孫應龍應虎應豹名嘉慶三年以神累著靈異

封三侯各冠宣威助順字重庵傅公立七祠此其一也道見秋蕎暢茂詢卽旱區稔稻不登蒔蕎較早若有禾在隴弗肯舍而藝蕎農情若此非身歷不知也十五里饘古桑營驗積儲穀六百石畢勘都里上隴諸旱墟枯草滿疇并蕎弗藝路經苗寨茅舍卑隘雞豕雜處苗人跣足以紅布繫腰股纏青布行滕富者銀環貫耳曰耳合銀釧繫頸曰項箍婦人頸釧同男子兩耳貫重環或三四圈衣裙繡花卉以錦布爲之苗有花藍紅黑諸種以衣袴

爲別識予所見皆花苗也夕入城

十一日東出升恆門十里長凝哨驗苗倉積貯穀八百石勘毛章坡諸旱墟枯苗弗實莖葉尙存貧佃無力種蕎致未芟柞經殺牛坪箭塘各苗寨苗人肩筐筥負雜糧布絹趁墟男婦雜遝十七里館新洞坪驗視倉穀四百石亦積貯也有塘灌漑者皆民疇屯田多高阜山腰嶺足人力所開絕無溝洫又於土皮石骨挖界作塍以藝包穀名曰屯土予於新洞坪勘牛皮坳諸屯土二百零二墟對門

坡諸屯土四十八畝零皆旱墟也入城得中丞書允緩木浪五垸之征書曰隄垸興廢湘中視爲利藪得足下勘之庶無疑義况有豁有復論極執中固不能於洪濤巨浸中事催科之事也

十二日出靜瀾門勘老田沖各旱墟火燒灘爆木林爲甚地潭江諸墟次之勘馬峯山各旱墟香鑪山爲甚箭塘諸寨次之顆粒不登有田皆石佃人抱枯草泣予前惻然憫之爲語屯弁減其租老田沖貯穀三百石馬峯山貯穀五百石啓倉視無缺

遂入城

十三日出升恆門三十里靖疆營驗苗倉積貯穀
七百石勘楓木嶺諸旱區十五里餽得勝營儲備
穀五千在倉抽盤之勘對門坡赤蘭坪諸墟受旱
與老田冲等晚宿得勝營

十四日赴鳴保寨苗人負羈弩前驅徑仄如弦下
視無底蜀之酉陽道不是過矣乘椅輿若蟻緣磨
苗弁執械列旂幟戎伍肅然義塾苗生亦來迓有
自省試歸者詢以題尙能憶也四十里至寨入倉

盤積儲穀七百石畢餽於守備麻老貴家乃叛苗
歸順隨嘉勇貝子立戰功得花翎者雨大作冒雨
夜行層巔泥滑欲墜下臨深淵視之惴惴苗卒猴
形獸蹶登降若飛左右掖輿得不墜列炬若火城
諸苗更迭持之歸得勝營已三鼓

十五日雨行

里曬金塘

里三拱橋餽舊

司坪倉中盤儲備穀二千石畢勘馬路坳諸旱區
十七里宿乾州廳廨永綏屯備弁來謁諭之如鳳
凰古丈坪保靖縣屯弁屯長齋文結來以倉儲無

缺告諭之如永綏澍雨竟日夜以繼之秋蕎發生如渴者之得飲

十六日霽至西關倉驗儲備穀四百石披戶籍知馬頸坳野茅坪受旱最重以次履勘馬頸坳亦有倉貯儲備穀一千二百石抽盤畢苗弁畢至

十七日晨發館得勝營晚回鎮筭

十八日訪陳雨峰總戎以所著戎政芻言職思續集見贈雨峰以楊侯誠村芳梅花陣演爲五星分布法侯極賞之製連珠弩五矢齊發傳籤礮卡中

稽戍卒循環更迭名曰循環籤是日修展明府自永綏歸餅谷太守官牘亦至三邑雖旱不若鳳乾之甚

十九日出城謁傅公祠前堂懸畫像後供粟主予爲公鄉人瓣香展拜有餘思焉

二十一日出靜瀾門十五里館菖蒲塘二十五里新場堡入倉驗穀額儲八千石盤量畢遂宿倉中二十二日勘高都旱區畢歸鎮筭

二十三日雨峰閱武於教場延予觀之仿梅花陣

格六十四人爲一隊旂分五色五隊合三百二十人爲一陣先鎗礮繼弓矛繼藤牌以次衝敵馬隊格鬪變成梅花轉戰而前爲銳進爲斜飛爲犄角凡三進遞捲而退爲斜飛爲銳進爲犄角凡三撤變天圓地方陣復爲梅花演作五星仍以次衝敵進退起復法如梅花特二十五隊中各爲方圓各成犄角各圈太極變化不同耳陣畢走長蛇形收全隊次演連珠弩弓長三尺一寸五人爲一隊五隊二十五人爲一旂各挾弩矢聞鼓聲進再鼓矢

上弦三鼓五矢齊發首隊五人退次五人進亦如之人挾五矢矢盡則止更番疊進如連環鎗弓力勁猛以獵戶捕虎弩爲之是夕以歉收租數上中丞請分兩歲帶征紆佃力

二十四日公事畢將歸矣周覽邊防盱衡時勢作籌邊說一篇以貽觀察

苗疆七百里以鎮筓爲咽喉苗寨二千餘以乾州爲門戶永綏北嚮保靖東環古丈峙其前瀘麻障其後險阻四塞嶽嶽萬重苗情順則千里猶覆盂

苗情逆則五溪如累卵誠以修攘制御貴有軼衆之才適遵率循苦無不做之法也何則礪樓石卡棋布星羅戍卒弗至則礪卡皆壞牆庫藏倉廩銀儲穀備典守非人則銀穀皆虛籍屯備屯弁之屬訓練攸司乃職兼催科彼方斤斤乎租耔之出納課額之盈虧何暇以訓練爲事屯館苗館之師啓迪是賴然才皆下駟不過孳孳於字畫之象形經藝之句讀烏能有啓迪之功屯丁七千授田耕守補額不可不公當使預戎行習技擊練勇八百食

餉操防濫竽不可不汰所宜厚錫予善拊循負販入苗巢罰無赦集場互市官弁監之然果不相往來乎土人販苗婦律有刑民苗結姻功令禁之然果絕其婚媾乎涓涓弗塞恐履霜之致堅冰岌岌之形宜未雨而徹桑土奈何不思惟揆度張皇補苴狃邊面一日之安貽邊氓數世之患耶說者曰今日之苗非昔日癩苗之比也鎮筸之苗尤非黔蜀悍苗之比也軍器繳而苗無利兵叛產收而苗無私墾巫師祭鬼之習革蠱惑不生胥隸入寨之

禁嚴豐端不啓野馬就勒海鷗忘機安堵自如伏
戎安在不知迎機利導昔也設苗弁以束苗人思
患豫防今宜舍苗人而治苗弁彼苗弁者狼貪狙
詐性本無厭位侈祿驕氣凌所部家擅上腴之產
巧肆鯨吞祿分公府之餐尙思蠶食窮苗含忍隱
隱然懷鋌而走險之心奸弁恣睢駸駸乎有尾大
不掉之勢積薪厝火是可憂已然而苗弁之屬誰
司之苗弁之權誰畀之上自兵備下逮丞僚苞苴
絕則登擢公律令嚴則風紀肅愨誠可倚然後使

長百夫桀鷲不馴吾且繩以三尺集民苗而聽斷
不嫌瑣事之周諮厯溪崗以巡行何害輕車之數
出勿煩鉤距苗人之動靜皆知偶遇凶荒崗戶之
峙儲有備先聲震讐彼雖欲蠢動而不能大澤汪
洋使其心固結而不解又何斬木揭竿之可慮萌
芽苞蘖之弗除哉若夫積貯苗倉有事則齎盜糧
無事則虞腐粟利用遷鹽糧經費租耔之數累減
屯長之額如前尙宜汰是在守土者因時而通變
因地以制宜也已

二十五日行十五里白羊峭二十五里龕巖門鎮
二十五里窰里登舟

二十六日四十里泊濫泥塘四十里宿三篙灘水
涸石齒齒齧舟有聲

二十七日四十里辰溪縣二十里泊浦市

二十八日風逆六十里泊瀘溪縣

二十九日六十里泊辰州府

十月初一日次辰州桐城胡小巖做來謁雒君徵

君虔之子也徵君邃經術以名儒稱與錢可廬陳

仲魚鼎足嘉慶丙辰同舉孝廉方正科歲戊午聚
於西泠繪說經圖趺坐撚鬚者爲可廬徵君居其
左抱膝相向長鬚右坐則仲魚也予兒時肄業稽
山書院中徵君主講席以江夏黃童目予三十年
來愧弗克副小巖索題書四絕句報之圖中阮揚
州師陳東浦方伯錢裴山中丞暨覃溪蘇潭惜抱
諸老皆有詩予愛秦小峴先生詩曰世儒務章句
沾沾泥名象精神敝佔畢聚訟各標榜詢以當世
事莽然墜矐隣通經適於用昌黎語非迂勿同土

苴棄勿如敝帚享又云期爲有用學用之視所養
爲墨守漢儒者下鍼砭焉

初二日見嵩蓮舫制府於辰州時以閱兵來也制
府言已與中丞聯名入

告以子移督糧儲中丞因漕務敝壞急須整頓也
予惶駭力陳勝任之難制府曰子勿懼事不協例
恐難荷

恩俞遂出解維行三十里

初三日打頭風猛甚舟不前行七十里泊

初四日過青浪灘盤渦激射惴悍異常雨作泊穿

石

初五日晡遵陸宿桃源縣得 家大人書諭以大

姦大弊不可縱勿操之過蹙使人有切膚之災

初六日館陬市宿武陵縣得襄平蔣相國書云隨
園有云多其察少其發當有味乎其言

初七日館白沙塘宿龍陽縣行館中拒霜爛漫嫣

紅欲然惟水面荷衣枯折盡矣陶雲汀中丞澍寄

所作陸宣公從祀紀事詩來

初八日三鼓發行四十里天始翫龍潭橋宿益陽縣

初九日館滄水鋪至寧鄉縣復馳五十里宿白箬鋪

初十日至長沙寓更衣亭譚鐵簫太守光祐來訪

予蜀中素識也聯舊雨於星沙話浮雲於玉壘星霜屢易能弗慨然晚謁中丞備陳苗疆形狀又以夕陽五垸豁額請中丞允之

十一日聞善化黃虎癡孝廉本驥博雅精金石之

學晨往訪之永綏小排吾產響石虎癡製爲磬以遺予因言漢武內傳湘陰之磬梁簡文箏賦洞庭之石卽此也漢時已入樂部遂乞虎癡題識焉
十二日譚梅丞明經見過鐵簫太守季子也爲予銘響石曰鏗鏗之聲蒼蒼之色與金諧清將玉比德梅丞言虎癡作磬後永綏人仿作相贈以爲方物而未嘗達於卿大夫也今遇先生是物當鳴矣
蕤賓之躍石鼓之歌豈有異哉
十三日館白箬鋪宿寧鄉縣

十四日館滄水鋪宿益陽縣

十五日館龍潭橋宿龍陽縣潘湘門學使光藻以

書附蜀中試錄至拔萃弟子捷五人蔡器亨邵景

澧冉正綱高斗南蕭陞級先夕閱京兆試錄亦捷

二人何盛斯李青林又蜀闈獲雋者高敏良楊鶴

鳴黃瓊山劉步青曾乃傳副車何寅忠袁子嘉冉

文炳皆予歲科試所錄士也樹卿下第以優行貢

成均為之一喜

十六日館白沙塘至武陵縣董琴涵前輩國華赴

滇先一日過此留詩代簡云回首春明感別衣滇

山楚水思依依聞君行部三湘近悵我孤雲萬里

飛日下聲華青瑣重天涯迢遞素心違五湖各有

煙波夢肯為緇塵負釣磯跋云小詩志懷并訂五

湖煙水之約閣下當笑其出山小草即思為歸岫

閒雲并欲邀天上星軺同作山中蘿伴可為狂奴

故態也矣晚飯大龍驛秉炬至清化驛漏四下遂

宿焉是日行一百九十里

十七日渡河至寶塔灣登浮圖陟二級而止入城

署庭岑寂拂塵以判積牘焉

十八日蓮舫制軍至予謁於演武場

十九日訪桓軍門格於旅舍時以入

覲過澧也先夕得許滇生侍講乃普書言黔學瓜

代歸當於澧陽相見因馳書迓之訂以作三日留

二十日賀柘農同年熙齡視學楚北書來索蜀中

條教云某視事以來不敢一念自私一毫自忽惟

末學膚受隕越自虞足下爲此中過去如來何不

一指迷津乎聞兄西川設施已哀然成帙趙營平

行事可一示故人也桑梓人來均言足下下車數

月風聲肅然姦宄爲之屏息整綱飭紀事必躬親

減役裁規吏民懾服如兄之才可謂大用之而大

效矣但恐過於刻苦能暫不能久區區之誠不敢

不獻其一得也予以行篋未攜故牘但省錄數事

報之感良友格言惟有銘諸座右耳

二十四日中丞五百里檄至恭錄

上諭嵩孚等奏請調糧道以裨漕運一摺湖南糧

道員缺著吳傑調補欽此兩院疏稿內稱該道年

力富强通達事理商榷地方諸務能得窾要實屬
認真急公有志向上之員恭懇

聖恩以吳傑調補糧道於漕務大有裨益等語奉
硃批不患無材不患不明操守若能謹飭實不可
多得之員欽此跪誦之下感激涕零自問何人仰
荷

聖恩訓勉雖捐糜不足以酬第漕務積疲運丁久
困軍船滿號應造三十餘艘丁弁疲頑尙未集事
心惴惴若墜淵先從州牧假漕運全書戶部則例

閱之復以漕弊博詢官民稍知梗概

二十五日不雨兩月矣支河小港淺不容刀輪粟
汎舟多弗達恐屬邑之誤漕也戒以先期輓運廣
覓小舸毋靳於資毋狃於習檄行二十三州縣以
岳常澧道印印之

二十六日諏吉將行州牧以予貧請留旬日爲治
裝予謝絕之

二十七日走別諸同僚闔闔居人黯然無色詢之
則曰急景殘年穿窬可慮公在彼不得逞耳予爲

澧青齋集
之太息澧陽事簡民醇使得久於其任尙可設施
以慰輿望恩恩去矣能弗悵然

二十八日去澧州

二十九日鼇山市民環跪送以好語謝之而別將
至大龍驛居民焚香載道設尊酒於衢爲飲三爵
夕宿驛中

三十日至武陵縣得中丞檄以多闖峰太守權道
事予遂交篆計七月二十日受事至此剛百日

我外舅吳梅梁少司空公以拔貢生舉於京兆成
進士累官至工部右侍郎敷歷中外政績炳如天
下翕然稱之外姑袁夫人著傳述略中記其事
國史館具有列傳敷不文何敢贅述然亦不敢辭
公生平以氣節自持在臺則封事數上悉關

國計在外則勤恤民隱舉措咸宜惜所著作多散
佚而未傳敷嘗聞外姑言曰汝外舅曾託我矣憶
平居語家事輒喟然曰我服官慎操守無長物可
遺惟所作詩文差堪自信君他日能爲我藏之乎

予聞而泣下相與慰藉者再三迨汝外舅沒時予奉堂上家居聞喪來京師亟檢遺稿僅存奏疏數帙并門人郭羽可所作澹靜齋詩序一篇餘均爲錢心壺侍御之子寶惠攜赴大梁予卽寄書屢索答曰已交周穉圭中丞筆削去矣嗣中丞入覲來都詢之曰各稿我皆閱正仍交還心壺矣予復馳函索之弗答託栗樸園河帥往索又不得乃屬慧門人裕亭向其索取僅得巡輶百日記一種裕亭留欲校訂適奉參贊科布多大臣之

命瀕行來告予曰所得日記已爲潘芝軒師相取閱未還也一日沈門人朗亭來與之言朗亭曰我當往取越日索得交來予覽之而欣感交集旣喜是集之失而復得也又惜餘集之未能全歸也迴憶甲辰歲予旋里時聞錢寶惠歸禾中急遣人索之不得後聞寶惠亡予竊慮汝外舅之詩文與之俱亡今年春寶惠之子柎赴禮部試來京詢知各稿具在其家允歸里後檢還乃遲至於今而郵寄杳然噫吾老矣是烏可以久待也乃先以是集付

梓異日者或能趙璧全歸重鐫梨棗是予之深願而日望者也嗟乎卽此吉光片羽亦足見立言行政之一端而予亦稍不負所託已汝其序之數曰文字之傳若是其難哉我外舅言動人主澤被生民固不藉以文字傳然讀其文可想見其爲人若非外姑數載尋求多方搜索則此集亦幾湮沒無聞矣數竊喜外姑之能不負所託而外舅之文字得傳也爰述顛末於右

道光三十年秋七月門下子壻莊數謹跋



贈4781

廿五年九月十五日
文友堂贈送

